

東坡集

十九二十

卷二十一至二十三欽

漢書門			
一〇	二二	二二	類
七	四	函	號
一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	二二	二二	類
七	四	函	號
一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22
冊數	12(6)
函號	2 3



東坡集卷第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一首

并叙

西祐

淺草文庫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
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
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
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為作詩其

詞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勅下民
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

帝茫不知誰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
是役于民無是墳者誰取誰干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新渠詩一首 并叙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召渠招
懷遠人散耕于唐予方為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
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為新渠詩五章以告于
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
民始不知問誰為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
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

始識稅秬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
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
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
爾耕爾食遂為爾有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為唐民
飽粥與饘死葬于唐祭有雉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顏樂亭詩一首 并叙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
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
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
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

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
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逢蠱
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
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
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交鬪鶩而不反跬步商受
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却走眇然其身
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詞十三首

太白詞五首

并叙

歧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詞一
篇五章

雷闐闐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載雲罕從玉蚪旱旣
甚蹙往救道阻脩兮

旌旗翻疑有無日慘變神在塗飛赤篆訐閭闔走陰
傳行羽檄萬靈集兮

風爲幄雲爲蓋滿堂爛神旣至紛醉飽錫以雨百川
溢施溝渠歌且舞兮

騎裔裔車班班鼓簫悲神欲還轟振凱隱林谷執妖
厲歸獻馘千里肅兮

神之來悵何晚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飄莫追德未報民之思永萬祀兮

上清辭一首

以宮名
名篇

君胡爲乎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隸辰星兮役太歲儼書降兮雷隆隆朝發兮帝庭夕弭節兮山宮曠有妖兮虐下土精爲星兮氣爲虹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瘡癘與螟蟲嘯盲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熾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

之脩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歛春掃滅而無蹤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嶽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旗纛晡靄而冥蒙漸俯偃以旅進兮鏘劍佩之相礮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澹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欵閭闔兮朝玉臺群仙迎兮塞雲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逐頽閔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兮役萬靈之喧逐默清靜以無爲兮時節狩於斗魁誼通明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

東坡集卷十六
四
董暉
霍兮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嶽爲豆四
溟爲盃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爲
樂兮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曾顏咫尺之不
違陞祕殿以內悸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
兮敢沐浴而獻辭是邪非邪臣不可得而知也

歸來引一首

送王子立
歸筠州

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歸洵北望之橫流兮渺西
顧之塵霏紛野馬之決驟兮幸余首之未鞿出彭城
而南鶩兮眷丘壠而增欷亂清淮而俯鑒兮驚昔容
之是非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歎余扉共雪堂

之清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曾雞黍之未熟兮歎空室
之蚺蟻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
兮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
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峩峩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
非糠覈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克吾
居世之荒浪兮視昏昏而聽默默非之子莫振吾過
兮久不見恐自賊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
即將以彼爲玉人兮以子爲之璞也

黃泥坂詞一首

出臨臯而東鶩兮並藁祠而北轉走雪堂之坡陀兮

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卷草木
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余且往而夕還兮步
徙倚而盤桓雖信美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眄余幼
好此竒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哂兮悟驚
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
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
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莫宿雪堂之青煙
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媵初被酒以行歌
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穆華堂之清
晏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團團感父老之呼覺
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清溪詞一首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渺渺兮山無
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粲高低松十里兮稻
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藹濛濛兮滄淒淒嘯林谷兮
號水泥走鼪鼯兮下鳧鷖忽孤壘兮隱重堤杳冥茫
兮聞犬雞鬱萬瓦兮鳥翼齊浮軒楹兮飛拱枿鴈南
歸兮寒蜩嘶弄秋水兮挹玻璃朝市合兮雜耄覲挾

東坡集卷之六
六
筆瓢兮佩鋤犂鳥獸散兮相扶携乃隱驚雷兮鴛長
霓望翠微兮古招提挂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
幽栖石爲門兮雲爲閨塊虛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
子鹿麕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

李仲蒙哀詞一首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爲記室歧王府熙
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
與賻之旣斂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岨山西其
孤籲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辭
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

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爲長者君爲人敦朴愷悌學
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
報嘗有與君爲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爲之不平君恬
不以爲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爲亳潤
邠三郡職官後爲應天府錄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
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旣爲博士議禮據正不屈
晚入歧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
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徙於緱氏沒時年五十辭曰
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內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
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翺翔王藩仕弗振兮

宜壽黃者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懷先君
涕酸辛兮顧嗟衆人誕失真兮矯矯榮榮自貴珍兮
欺世幻俗內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惑者冰解
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弃弗申兮
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一首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
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
無人之爲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
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頎然而瘦亮

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
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荅雖不荅其
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
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
外空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
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
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
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
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嘆兮吾不濟其有命

傷春詞一首

并叙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爲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爲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泣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兮菑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兮爛天桃之欲然燕曉曉而稚嬌兮鳩穀穀其老怨蝶群

飛而相值兮蜂抱蕊而更平謹蓋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冤衆族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搖目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役魂魄於宵夢兮追髮髻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真求余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兮厥歌歷落進趨檐兮達於從政

敏而廉兮如求與由藝果兼兮魁然丈夫色悍嚴兮
奮須抵几走群纖兮聞名見像已癘疢兮敬事友生
小心謙兮誨養貧弱語和甜兮剛柔適中畏愛僉兮
孤直無依衆枉嫌兮何辜於神壽復殲兮死無甌石
突不黔兮孰為故人孰視恬兮我竄于黃歲將淹兮
于後八年夢復覘兮曰吾子鈞甘藿鹽兮冬月負薪
衣不縑兮覺而長吁涕流沾兮永言告鈞守窮潛兮
苦心危腸自磨礫兮天不吾欺有速淹兮豈若人子
老閭閻兮生歡死忘我言砭兮

賦七首

灑灑堆賦一首

并叙

世以瞿唐峽口灑灑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
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
百水而至於夔灑灑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
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
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
於今耳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
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
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

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逐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劒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取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一首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

東坡集卷十九
十一
周宣
方馮夷教之以上訐歷九關而見帝方帝亦悲傷而
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方獨惇惇乎中浦峽山
高方崔嵬故居廢方行人哀子孫散方安在況復見
方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方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
譏而改度方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黽勉於亂世而
不能去方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方彼乃謂
子爲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方宜夫人之不吾
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方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
君子之道豈必全方全身遠害亦或然方嗟子區區
獨爲其難方雖不適中要以爲賢方夫我何悲子所

安方

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
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
何知方偃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
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
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
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
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弃鼓
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

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
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群方紛就
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
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後杞菊賦一首

并叙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
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
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官
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
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

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
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
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
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
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齶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
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
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
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
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

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服胡麻賦一首 并叙

始余嘗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蟲一名方莖黑者為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為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荅之世間久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邇而求

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蟲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為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瀹乃烝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

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
所傳而已耶

赤壁賦一首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
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
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
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

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
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
蝣於天地眇浮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一首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
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

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
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
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
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寞適有孤鶴橫江
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僊過臨臯之
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
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
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東坡集卷第十九

東坡集卷第二十

銘

却鼠刀銘一首

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劔鉞之餘文如連環
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
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
終夕宰宰叱訶不去啖齧棗栗掀盃舐缶去不遺粒
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趨捷猾
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
晝出群鬪相視睚眦舞于端門與王雜居猫見不噬

又乳于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
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爲不誠試之彌旬
爲凜以驚夫猫鷲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
鬚搖于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爲
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爲畏相率以逃
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硯銘九首

玉堂硯銘一首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
可屬蘇軾子瞻爲之銘曰坡陀瀾漫天闊海淺巨源

之硯淋漓蕩滴神沒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爲
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

陵陽在高山
上至難得水

鼎硯銘一首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暘蟲隕羿喪厥喙
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
委誰乎爲此昔未始戲名其臀加幻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
不寒而澌平甫之研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

并叙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
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
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縋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珎一噓而泣
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毅理金聲而玉德厚而
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珠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
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為書硯美
無有至珎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
名鳳珠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竒發現攘于彭蠡斲鍾取追有米楚狂
惟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雲

黼硯銘

龍尾黼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

劉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黠歛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金聲而玉色也雲丞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金星洞銘一首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逋蚪起凝陰噓堅出怪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脊尾飛流丹石決癰瘡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文與可琴銘一首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山堂銘一首 并叙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圯壤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為山五成列植松栢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為堂踐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遠遊庵銘一首 并叙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脩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遣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

龜殼而食蛤梨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徐州蓮華漏銘一首 并叙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禔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

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
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
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
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
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
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
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
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一首

并叙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

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
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
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
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
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
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
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
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

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

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貝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

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殖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

休哉

菩薩泉銘一首

并叙

陶侃爲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
侃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
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
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舩舩復沒遂以還
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
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
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
見如峨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

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爲
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
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
爲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屬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
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石鼎銘一首

并叙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爲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矰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
爲釜爲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六一泉銘一首 并叙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閒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閒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竒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閒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

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

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甌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郤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薪為苦為甘咨爾學人

頌一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一首

并叙

天禧中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

士遜為太子喻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二篇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為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為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慙於皇 仁宗恭己無為以天為心以民為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為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

故無斃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孰
知此言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
新其德

贊十六首

孔北海贊一首

并叙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
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嶮很特鬼蜮之雄者耳
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
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
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

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庠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
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啣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
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
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
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為喜天若
昨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
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
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

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
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一首 并叙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常三復斯言未嘗不流
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
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
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
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
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 朝廷清明無大姦

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
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
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
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
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
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
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 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
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
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

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一首 并叙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取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

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摠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莫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

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
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
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佩玉劔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一首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
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秦不驕困不
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一首

以君為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為將隱也其言
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為
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
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真贊一首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
口外厓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
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

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真贊一首

賢哉徐子溫文而毅儒不亂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尚論其世登唐滅漢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願觀伯符擘戟為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一首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一首

風梢雨籜上傲冰霄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為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一首 并叙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贊一首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贊一首

并叙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綃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

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
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
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
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
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
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
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
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
衾存焉蓋尸解也贊曰

長松攬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
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黃庭經贊一首

并叙

予既書黃庭內景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爲
作經相其前而畫予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爲希
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真人舞胎仙髯者兩卿相後
前非妙俠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銳堅巍巍堂堂人
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
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鵠騫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

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一首

并叙

子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爲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夷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爲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偽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句龍爽

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予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視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予爲贊之曰

少林僊壁不以爲礙彌天同輦不以爲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

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韓幹畫馬贊一首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
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未高首下
擇所由濟踟躕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
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
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
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
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
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
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而無營

師子屏風贊一首

并叙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
師子板余自錢唐移守膠西過而觀焉使
工人摹之置蓋公堂中且贊之曰

圓其目仰其鼻奮鬣吐舌威見齒舞其足
前其耳左顧右躑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
戲嚴嚴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
乎妙哉古陸子

石菖蒲贊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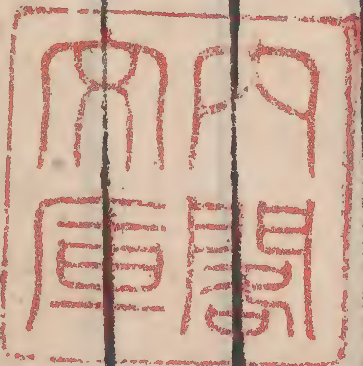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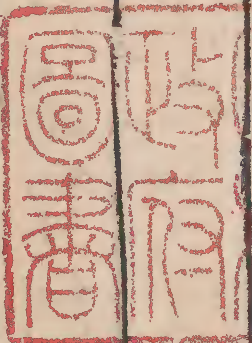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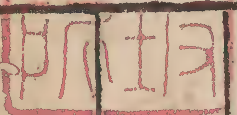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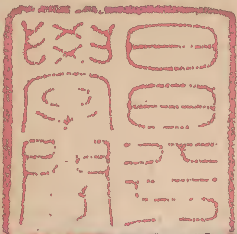
并叙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藏通九
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
志不老注云生石磧

東坡集卷第二
上概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
退之進學解云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不
知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
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
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搗死惟
石昌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
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
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
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澹泊與清泉白石為伍不
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

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
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
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贊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
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東坡集卷第二十



Blank page with some faint stains and a dark binding strip at the top.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text within the cells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	--	--	--	--	--	--	--	--	--

Additional faint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身...
...

A small red mark is visible in the sixth column from the left.

